



静静的 的 滹沱河

Jingjing
dehutuohé

陈林◎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静静的滹沱河

陈 林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静静的滹沱河 / 陈林著. — 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13. 6

ISBN 978 - 7 - 5033 - 2443 - 7

I. ①静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15549 号

静静的滹沱河

作者: 陈林

责任编辑: 洛林

责任校对: 马海

封面设计: 闫可钦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010 - 66531659

E - mail: jfwy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1/16

字 数: 500 千字

印 张: 33.75

版 次: 2013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33 - 2443 - 7

定 价: 48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- 第一章 激情奔涌的日子 / 1
- 第二章 走出川东的失落 / 19
- 第三章 血性比拼的岁月 / 34
- 第四章 永不褪色的“国防绿” / 64
- 第五章 在远方的地平线上 / 97
- 第六章 血色冰凌写春秋 / 117
- 第七章 军人的边界在哪里 / 132
- 第八章 军人的“主题”报告 / 146
- 第九章 震荡心灵的冲击波 / 176
- 第十章 一窝子“工蜂”唱大风 / 205
- 第十一章 怆怀之中的浪漫 / 247
- 第十二章 桑干河畔的硝烟 / 269
- 第十三章 在“381”线的北边 / 301
- 第十四章 季布一诺的抱憾 / 340
- 第十五章 等闲千里风雪路 / 361
- 第十六章 八年一兵岁月稠 / 383
- 第十七章 张村里的“翠波鸟” / 400
- 第十八章 “突袭”过后的思考 / 417
- 第十九章 寒夜霜天弄风月 / 454
- 第二十章 从真实当中要踏实 / 484
- 第二十一章 枪口下的滹沱惊魂 / 510
- 第二十二章 怀旧词典里的“沙骆驼” / 522

第一章 激情奔涌的日子

17岁的陈强军，匆忙地翻过了“人生日历”的头几页，就到了可以上战场的“舞象”之年了。人生的黄金期，青涩而又单纯。然而这几天来就因为一个消息，让他激情奔涌，机会来了，他要去抓住它。从此，他的心就再也没有了平静。

一切从那个冬天的一纸公告开始。

陈强军大清早就喊开了：“妈！我和同学们约好的，今天得早点上街去，现在有什么吃的吗？”

灶房里响起他母亲的声音：“啥事啊，非得这么早出门？”

陈强军说：“妈！您就别问了，一句两句话也说不明白，昨天队里下了通知，区里上午要召开征兵动员大会，这是我们年轻男人的事儿，没您老太太的份儿，您就等我上街回来再向您慢慢汇报，该行了吧？”

他两天前就在搜肠刮肚、认认真真地写着什么。今天似乎显得有点更加隆重，他拿出哥留给他那件平时舍不得穿的战士服旧军装，一边穿一边来到了灶房妈跟前。在如豆昏暗的煤油灯下，母亲帮他捋了捋衣领和下摆，还当他孩子似的叮嘱道：“呦呦！翅膀儿硬了，用不着妈管啦哈？我才懒得听你的那些事儿呢！——喏，刚蒸好的红苕在钵钵里，你拿着路上将就着吃吧，慢点吃，别噎着了，啊！”

陈强军说：“呃，知道了，妈！”

说完，他拿上两根红苕和一截腌萝卜，就出了门。

他已经不再是什么小小少年了，过了农历十月的这个“小阳春”，他将满17周岁，意味着他已步入弱冠之年，是个大小伙子了。在母亲“翅膀”的呵护下，他有了已经长大的感觉，该是自己出“窝”的时候了。他有着年轻后生那浑金璞玉、抱朴含真的特质。他朴实勤奋、白水鉴心，那颗心除了生命的搏动外，还从未被搅动过。然而，这几天以来，清静恬淡的秉性正在发生着变化，这个变化发乎于心，笃行于志。

这一次的变化好像特别眷顾他，但是没人强加，也并非与生俱来，只是一种他从未发生和感受过的变化。是他恰逢其时，还是混沌初开？他想去弄明白、搞清楚。

这人哪，谁不是呢？一旦想了，就不能不去想。就因为一个消息，在他年轻的心田里引起了阵阵涟漪，甚至让他遐想云天外。如果要归结，那就是一种最原始、最基本、世界上所有生物都存在的一种本能——欲望。

生物最基本的欲望就是生存与存在，这个后生的欲望正在朦胧着如何存在。他甘愿去面对，因为那好似一块磁铁，无论是面对还是背对着它，那磁性总是奇怪地牵绊着他。继而给予他一种从未有过的执著与坚定，心存此念的他，心向往之，念兹在兹。自那以后，他的心就再也没有了平静。

合川位于上川东地区，地枕嘉陵江、渠江和涪江三江，在城东绕了好大一个“几”字后，三江汇入长江。这里地处重庆北大门，水陆交通十分发达，历来商贾云集，是川东北、渝西北的交通枢纽和重要的物资集散地，也是重庆通往川北、陕西、甘肃等地的交通要道和经济走廊。这片土地上更是钟灵毓秀，人杰地灵，人文代衍，众多名人大事远扬海内外。这里有大河文明、悠远的历史文化遗存。有很多美丽而悲壮的传说，宋元合州的“钓鱼城”之战，合州军民浴血奋战长达36年，使南宋王朝的灭亡得已延缓20年，并改写了世界历史……

陈强军这个后生的家乡钱塘区，在地图上只是一个点。他生养之地的大顶山下“柏树山”生产队，在地图上更是杳无痕迹。

正值孟冬时节，钱塘区街上，当场天。这里是七天逢一次场，到了这一天，人们无论有事无事，都要早早的去赶场。有事的办事，

没事的会会熟人，互通消息，以此延沿着农耕社会的人际关系，繁荣着集市经济。难得一个晴好天气，不是很冷。阳光透过淡云，照在古镇街上，给这个当场天的日子增添了不少的祥和色彩……广播里播放着歌曲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，整个街上人声鼎沸，就像开了锅。青石板街道长四里，人流就有五里半。把个川东古镇独特的当场天，勾勒得淋漓尽致。

钱塘，不愧是上川东地区的一个重镇。下辖六个公社，人口稠密，但经济落后。就陈强军家乡胜利大队，与广阔的农村一样，还没有通电，唯一能够沾上一点机械气息边的，就是一台柴油动力的稻谷加工机，当地俗称“打米机”，人们不再用石碾子碾米了，算是一种进步吧。因此，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地区。

在区革委大门外的公告栏前，聚集了很多。这些人多为年轻后生，他们有的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墙上的一纸公告，有的站在一旁三三两两的交谈着。这是因为，在今天，国家下达了冬季征兵的命令。

靠近区革委大门的左边，这里既是上街到下街的中心处，同时又是一个结点。上行出街到川北，下行出街去重庆。这一地段，也是这座古镇最繁华之处。这里有政府机关、百货商场、邮电所、银行营业部、供销社、饭店……该地段地势要高一些，因而非常显眼。

在这里的人海中，站着四名年轻后生。他们岁数都差不多十七八岁吧。其中有一名个子略高于另三位、身材单薄、脸面稍显黝黑，但不失英俊的后生，他就是陈强军。其他三位是胡光荣、张成全、贾中和，都是一个大队的，从纨绔之岁开始，到牛角挂书同学，算得上是总角之交、竹马之友了。上午九时整，广播里开始播放国家1970年冬季征兵的广播节目。

他们听着广播，看着公告，引起了从未有过的关注。到他们这里接兵的部队，不是别的部队，而是北京部队。什么时间报名、应具备什么样的报名条件、什么时间参加目测、什么时间体检，等等，公告中都作了详细说明。这个消息真可谓拨起千仞，高唱入云，犹如平地风动雷鸣，传遍了整个钱塘大地，让无数年轻人怦然心动。

上午十点不到，陈强军他们提前就随着人们项背相望、蜂屯蚁聚的到了区革委大会会场。古建筑的戏台就是大会的主席台，上方

横幅上写着“钱塘区革命委员会 1970 年冬季征兵动员大会”会标，红地白字，十分醒目。会场布置得就像过节那样喜庆，主席台上的领导们已陆续就座。会场内已是人山人海，摩肩接踵，大都是年轻男人。

陈强军说：“上边有两位穿军装的领导，我只认得其中一位是区武装部樊庆红部长，另一位穿军装的可能就是来接兵的首长了吧？”

胡光荣说：“那是肯定的，听说部队接兵小组上星期就到了，坐中间的是区革委会的王主任，大官啦！”

上午十点整，大会主持人樊部长宣布大会开始。王主任作动员报告，他在最后的讲话中说：“同志们，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十分复杂，世界局势动荡不安，帝国主义、修正主义亡我之心不死。东风吹，战鼓擂，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？我们每一位热血青年，应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‘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，要准备打仗’的伟大号召，积极报名参军，履行光荣义务，报效我们伟大的祖国！”

王主任讲完，区革委宣教干事廖仲凯老师出场，在主席台右侧举起右拳领喊口号：“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，要准备打仗！”“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！”

陈强军高举右拳，使劲地喊着，整个会场口号声震天，群情振奋。

接着，大会主持人樊部长宣布道：“同志们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欢迎北京 1574 部队接兵首长丁泽民指导员讲话！”会场上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
丁指导员起立，向大家敬礼后发表了讲话，他最后说：“同志们，参军，亮的就是一个血性！立志参军报国的热血青年们，祖国在召唤你们，我相信你们是最棒的，你们一定能够把满腔的热血化为行动，让奔涌的激情熊熊燃烧，勇敢地去接受祖国的挑选吧！”

热烈的掌声过后，樊部长接着宣布道：“同志们，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，是培养造就人才的地方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，丁泽民指导员在参军前跟你们一样，经过解放军这座大熔炉的锻炼，他不但是一名部队文武兼备的指挥员，而且堪称当今的顾曲周郎，大家要不要听一曲？”

台下掌声四起，“要听！要听！”喊声不断。

丁指导员走到台前敬过礼说：“樊部长谬赞啦！好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我给大家清唱一段革命现代样板戏京剧《红灯记》选段——《临行喝妈一碗酒》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好！”台下呼声一片。

唱罢一曲，台下又喊开了：“再来一个！再来一个！”

于是他又接着唱了一首部队的队列歌曲——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，打败了日本狗强盗……

一直唱完两曲，他在热烈的掌声中才得以下场，大会宣布结束。

陈强军说：“哇！不得了，唱得太好啦！可与李玉和唱的相媲美，看得出，部队那是十步香草、藏龙卧虎之地，这些解放军随便露一手，你我就够得学！”

陈强军没急着走，一旁的张成全在催他：“喂，都散场了，你咋还不走呢？”

陈强军说：“不忙，再等等。”

领导们陆续走下主席台，陈强军走到丁指导员跟前说：“首长，我坚决要求参军，这是我的决心书，您收下吧！”

丁指导员略感意外地停下脚步端详着他，平易近人地说：“哈！好样的，我支持你！这样吧，我收下，我会帮你把决心书交给樊部长的。”

说完他接过陈强军的决心书，交给了一旁的樊部长，并说了两句。然后他又回过头来对陈强军说：“哎，你是九大队的，叫陈强军？注意别忘了报名时间，你可以回去了！”

陈强军说：“是的，我是九大队的陈强军，谢谢首长！——噢，忘不了，我早就盼着那一天哪！”

说完，他向丁指导员鞠躬后就走了。

胡光荣说：“呦哎！陈强军，没看出来啊，背着我们你倒是别有肺肠，留一手啊？”

陈强军笑着说：“欸，胡光荣同学！你怕是用词不当吧？啥‘别有肺肠’啊？我又不是干坏事！——哎！我说哥几个，言归正传，你们有什么打算啊？”

胡光荣说：“我肯定要争取的，机会难得嘛，是伟大的首都北

京啊!”

另外两名也是这个意思，决不错失良机，一定全力争取。

陈强军说：“我虽然和大家谊切苔岑、同声共气，可我现在还未满 17 岁呢，要求是年满 18 周岁以上，我是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啊，让我好不黯然神伤、就差一点泫然流涕啰！”

张成全给他打着气、出着点子说：“嗨！年龄又没写在脸上，就凭你自身条件，差那么一岁把子，谁能看得出来？到时候你报够 18 岁不就行了嘛，你虚个啥呢？”

陈强军说：“话可以那样说，毕竟心里没着落，你们都够条件，我真羡慕你们！”

胡光荣说：“是啊！北京有现实的美丽，又有古老的传说。传说晓得点，美丽没见着，这次机会错过了，往后可就很难说了！”

这些后生们，一听说是北京部队，个个心劲不得了，各自心里挂着、憧憬着，暗下决心志在必夺。首都北京，陈强军从垂髫之年开始，就是他心驰神往、魂牵梦绕的地方。特别是动员会后，陈强军的魂和那颗驿动的心，怎么也平缓不下来。

他们几位算得上是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的了，大家一同又来到往日常去的地方，钱塘陡口子嘉陵江支流边的一块巨石上，带着年轻后生那特有的一腔热血和激情，眺望着远方那滔滔的嘉陵江水，心潮起伏。他们读过高尔基的《海燕》，仰之弥高海燕的品格，他们高声地朗诵着——这是勇敢的海燕，在闪电中间，在怒吼的大海上高傲地飞翔。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：

——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

陈强军这个年代的人，最需要得到的东西却没有得到，或者没有继续。那应该是接受教育，通过教育而获得的那份知识。而这一切，就好像在眨眼之间戛然而止，他是被“耽误”了的那一代人。

求学之途黯然，更加坚定了他参军的决心。尤其是北京部队来接兵，让他感到参军到部队去闯一闯，还能去北京，不正是自己当前所想的吗？因此，那个时候不说别人，至少是他感到惊喜不已，这可能就是改变自己如何存在的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来了吧，决不能让它溜掉。军队是大学校，参军也是去深造。

但是，往往在现实生活中，没有那么多想要的坦途，有直路，

也有拐弯。对于一个农民的儿子而言，没有读书学识，翅膀能硬到哪去？如果政策不变，就只好守在这块人多地少而又贫瘠的土地上“画地为牢”，望不断天上云卷云舒，数不完的日出日落，守着那尚不能温饱的岁月，还能有什么改变？自己可是饿着长到17岁的呀！

农民的儿子要么就像杜鹃鸟一样，把自己的蛋下在别的鸟窝里，借窠下蛋。只管生，养不好，又麻麻匝匝让别的鸟代为孵化喂食养大，就为着活下去，继续着那啼血的歌谣。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部队去，就恰似杜鹃鸟把自己的蛋下在了军营这个“窝”里，让其得以振翅亮嗓，造就一生的前程。

陈强军父亲陈江春是一名石匠，他既是“大石匠”又是“小石匠”。大石匠是开山、解石、水利、市政基础设施、房屋建筑等分部分项工程的石作部分；小石匠就是针对家庭农户修磨、造灶、建猪圈等小活，挣点角角钱。石匠，不管是传统建设项目还是现代建设工程，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工种。但话又说回来，石匠除了精湛的技术外，还要靠力气。父亲在他的心目中是个大力士，技术也是远近闻名，徒子徒孙一大帮，在公社“五匠委员会”里颇有话语权。但是，在他心里的那个小九九，陈强军也最为清楚，那就是创业垂统。虽然他有众多徒弟，但他根深蒂固的思想却是嫡传，要由嫡嗣来继承他的“衣钵”。家里从老大到老六都不在他们身边，老八尚小在校。因此，父亲的目光落在了他这个老七身上。怎么办？要是父亲不答应他去报名参军，那可咋整啊？陈强军越想越是感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说不准这就是问题的瓶颈。这是他有生以来，第一次有了危机感。

他知道母亲那里没问题，母亲知道儿子懂事了，母亲心软，不管儿子说什么，她都会将就他。于是，把父亲思想工作做到位，让他真心实意地同意自己去报名参军，这是令陈强军不容乐观的一桩心事。他知道毛主席的故事，父亲毛貽昌要他学做生意，但他选择了离开桑梓之地、父母之邦，出关乡继续求学。今天的陈强军为了志向，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拿下这一关。

一天上午，他见父亲心情不错，于是试探着说：“老爸，我今年想去报名参军，您该没什么意见吧？”

父亲听后，眼睛一下就瞪大了，看了他多大一会儿，半天才说：

“哎，怎么？家里不是已经有老六在部队了吗？就是伪政府那时还兴了个什么三丁抽一、五丁抽二呢。你上头是五个姐，下面是你三兄弟也就是三丁抽了一丁了，你咋还要去呢？不行！”父亲语气很是坚决。

陈强军看到如果再接着谈下去，不可能有什么进展，自叹喉长气短，蔫头耷脑的罢了。

事有赶巧的时候，他和父亲说过要报名参军被拒绝后的第二天，正好碰到大队书记陈连方，于是他主动和这位长辈谈到了国家征兵的事。

“大叔，今年国家征兵名额大吗？”

“你问这干啥？你想今年报名，去参军？”

“我这次就是想报名参军，再加上又是北京部队，谁不动心啊？错过了，将有可能时无重至，华不再扬啊！”

“说实话，从国际形势上看，去年中苏‘珍宝岛’冲突后，北边有些吃紧，和北边的关系不太钉对，这次征兵，确实是近几年数量最大的一年，我要是在你这个年龄啊，肯定也会去试试的！”

“大叔，没想到您老的心啊，跟我们年轻人贴得这么近！当晚辈的得求您帮个忙，咋样呢？”

“要我帮什么忙啊？你说吧！”

“实际上报名参军的事，从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我就决心已定，但我担心的是我老爸有可能不同意，因为他想让我跟着他学手艺接他的班。因此，劳烦您老出面给我老爸说说去，他肯定会听您的，行吗？”

“呦哎！这个老东西啊！那好办，这个忙我一定帮，帮定了！”

“还是大叔好，够意思！让我长底气，谢谢大叔，谢谢啊！”这让陈强军备受鼓舞，感激不尽。

陈强军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，眼看报名时间即将临近，更不知道陈书记到底给他爸说了没有。他心里没底，急呀！不行，得来点软磨硬泡的劲试试。于是，他父亲走到哪里，他就跟到哪里。不停地，他这才真正体会到求爹爹告奶奶这句话的含意。

陈强军不停地说：“老爸啊，您就让我去吧！我要接您手艺的班，您看我行吗？个儿还可以，却是豆芽菜一根，力气不行啊！不

是还有老八吗？他的体格比我壮实啊！要不，等我去部队把体格发展壮了再回来，就安心当您的徒弟，承传您的手艺好不好？”

坚持，就是胜利，果如斯言。也可能是儿子言之有理，或者是被他的缠磨劲所打动，他父亲的语气有了松动。

于是他爸说：“那你妈呢？”

陈强军一听，掩饰住内心的喜悦说：“老爸，您不是在打‘埋伏’吧？我求的是您，您都没态度，咋往妈那边推呢？那这件事是不是妈当家呀？”

他爸说：“去去去！问过你妈后，再给我谈！”

陈强军一听，心里的那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。于是，他语无伦次地连声说：“我……马上……马上……马上就去问我妈！”

他曾暗暗地想过，一定天不亮就去，争取第一个报上名。等啊，盼啊！最牵动他神经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——那就是适龄青年报名参军的重大日子。他顺利地报了名，虽然不是第一个，但也紧靠前几名。

当天下午，他找到公社食品站熟人，搞到两斤肉票，割了两斤肉，称了半斤花生米，打了一斤高粱散白回家。请妈做了几个菜，他可是真心实意的对父亲“殷勤”了一番。

在给父亲敬酒时，父亲对他说：“你小子居然搬出了陈书记来给你说情，你的面子不小嘛，啊？你倒好了，反倒显得我没革命觉悟似的，拖‘革命青年’后腿了不是了！”

“嘿嘿，我的老爸也！儿是不得已而为之嘛，人间说‘凡人不行，就得请神！’——还有，您老放心吧，陈书记绝对没有那个意思，他知道您的想法持之有故，会理解您的！”

“呵呵！那你的行为不正好说明是我‘父逼子反’了吗？要不你报名的事，还真的有点子悬呢！我本意是叫你跟着我学石匠手艺，你不干，可老话说得好，‘身有一技之长，不愁没有口粮’，等你将来后悔就晚啰！”

“哈哈！老爸，陈书记的威信把您给镇住了吧？这就叫‘胆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’，他是啥样的人您是知道的，‘大跃进’年代浮夸风那么盛行，他就是被关，也不昧着良心搞虚报浮夸，土改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，典范啊！——哎，对了！我说老爸，这路是

我自己选的，我即使到了那时，也绝对不会怪您的，至少现在不后悔！”

“哼哼！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，别以为你想去就能去得了，国家还得考你、选你呢！唉……”他父亲叹息着，喝干了杯中的酒。

“哈哈！我说嘛，您这个贫下中农在关键时刻，革命觉悟就体现出来了，——来，儿子再敬您一杯！”他说罢又给老爸的杯子斟满了酒。

“你啊，别净给我戴高帽子啰！”他爸说完，呷了一口酒。

“老爸哟，别这样子伤感嘛！我看二老身体还行，儿子就是有违父母之命，暂时不在二老膝前，家里诸事二老时下均可应对。儿子哪怕闯荡千里之外，到时不还得回到您二老膝下，孝顺你们的嘛，请二老放心吧！”

他爸无可奈何的语气终于说出了他最想听到的那句话：“你们哪，一个个的都长大了，翅膀儿硬扎了，我和你妈拦不住你们喽！——你去吧，去接受祖国的挑选吧！”

父亲的一句话：“去吧，去接受祖国的挑选吧！”给他平添了莫大的安慰和底气。接下来的就是等待，等待着自己被挑选的那一天。等待也是一种美，没有等待，也就没有结果后的喜悦。注定了的，陈强军要经历这一切。等待也是一种“发酵”，要么“发酵”着惊喜，要么就“发酵”着忧伤。

时间这个东西是最会捉弄人的，好过的时候飞鸿一掠，不知不觉的这一天就过去了；不好过的时候吧，那是度日如年，让你分分秒秒的都能掰得开来。他要去报名参军，父亲从“坚决”不同意开始，到“松动”同意了为止，自然消除了他的担忧。现在该是全力以赴对外了。他天天盼着那一天，名报了吧，他又盼望着目测那一天。好像时间凝固了似的，每一天都显得格外的漫长。

陈强军当时还不够“适龄”条件，还差一岁。但是，他还是采纳了同学们的建议，报名时大着胆子偷偷的多报了一岁，18岁。他自认为别的条件还行，年龄上看不出破绽。

好不容易盼到了目测这一天，接兵首长在长条桌后坐了一排，点到谁的名，这才进入目测位置。

陈强军进入目测位置后，接兵首长先让他在操场里走上一段，

并且要求他把双臂都摆起来。然后，接兵的另一位首长对他说：“停！请再跑上一段看看！”

他跑了一段后，接兵首长让他停下来，示意到他面前去，问道：“你谈谈为什么要报名参军？你咋想的就咋说吧！”

陈强军说：“第一点，今年参军就是好，一石二鸟，既尽了义务，又能去想去的首都北京；第二点，到了部队伙食好，肚子肯定能吃饱，回答完毕！”

这两点讲出来后，接兵首长们可是没有任何态度。

接兵首长又问道：“如果去不了，你怎么办？有什么打算？”

他回答道：“一颗红心，两手准备！今年没考上，明年报名继续考。反正到23岁，我还有五六年呢。我就一直考下去，直至考上为止！”

接兵首长们听后，表情各异，没再问别的，示意他退下，目测宣告结束。

目测下来后，同学们围着他，胡光荣对他说：“你傻呀！在那个场合下咋个能实话实说呢？整你个‘入伍动机不纯’，人家还能要你吗？”

他下细一想，对呀，怎么能实话实说呢？但已是东海逝波，现在后悔有啥用呢？

等待体检的通知这段日子里，总是担心着自己目测过关的事，他的脑海里，纵有万千情绪，就只装着这一件事。

终于盼来了去参加体检的通知，他高兴不已，这意味着他想参军的第一关——目测、面试已顺利通过。这一关过了，还有下一关。这几天每过一关，他都是在担心中做着减法。

体检这一天，他和本村的三名同学很早就在一个叫做大塘沟的水库堤坝上会合了，这个水库是他们儿时的钓游之地，伴着他们长大的地方。大家到齐了，就急急地往钱塘区体检处赶去。

到达后，他们排队依序等待空腹抽血，抽完血就到后半晌了。陈强军体检时间被排在下午一点钟，几位同学正好也是那个时间段。于是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体检的事。

此期间，他听到别村的青年中一位叫屈开明的在说话，引起了他的注意：“欸！大家听说了吧，体检前半小时，喝上半碗醋，这样

血压就会平稳些。”

体检前在中午吃饭时，陈强军的心里还有个小算盘。自感身高不成问题，但人显得瘦里吧唧的，体重 50 公斤不到。所以，他中午想到要多吃点东西，哪怕增加一点点体重也好。于是乎，他在馆子里要了四两面，并给厨子打好招呼道：“谢谢师傅，劳烦您用两个大海碗盛上，汤一定要加满哈！”

他当时认为，这两碗面，加上汤，怎么也够四斤吧，体重不就可以增加两公斤了吗。于是他的这顿饭，简直就是在拼！那是撑肠拄腹，就连他去体检等待点的路上，也只能慢慢地走，脚也只能轻轻地着地，急了、重了，肚子可就疼喽！

他还真信了“吃醋”的“秘诀”，在下午体检前，他拿捏好时间，在不远处的副食店里买了二两醋，“咕咚咕咚”真的喝了下去。听到点自己名时，他这才赶紧吧嗒好嘴巴的醋汁进入到体检位置。

体检结束了，他的体重达标。他心知肚明，那两大碗面和汤还在他的腹中，暂时还没被“输送”出去，为增加他的体重，可是“默默”的尽了力的哟！

但是在内科检查中，内科大夫在他的腹部摸了许久。他当时也不知为什么，反正这一科检查的时间要比别人长多了。

出来后，他的那些同学感到蹊跷，胡光荣问他：“你不是有啥问题吧？我们这科一会儿就检查完了，你怎么这么久才出来啊？”

陈强军听到这话后，心咯噔一下子，简直就是大冬天喝凉水，从头凉到脚了。热心的同学胡光荣找到熟人打听后对他说：“我的关系给查了，其他的检项没问题，但是，在内科中有一项只写了两个字‘胃大’。”

体检完天还早，他和几位同学又跑到区卫生院内科去问梁英医生：“梁医生，胃大是什么病啊？”

梁医生笑了笑说：“胃大不一定就是什么病，胃是能够收缩的，进食多胃就大。那你中午吃的什么呢？吃了多少啊？”

他于是就一五一十地给她说了，梁医生听后忍俊不禁地说：“哈……这就对了嘛！明知要体检，还吃那样多？还真想不到啊，钱塘这里居然还有个超级‘憨子’吔！”

梁医生漂亮，她的话音就跟听四川“轻音”一样好听。

陈强军说：“哎呀！梁医生，这会不会影响到录取问题呢？”

梁医生说：“这呀！定兵时一是主语权的医生，二是接兵首长，关键看他们意见了。再一点你的体重该不存在大的差距嘛，干吗还这样子憋哟？撑坏了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啊！”

陈强军说：“嗨！都怪自己无知，总想尽量完美点，让条件扎实一些，结果是弄巧成拙了呗！”

访过梁医生，张成全在路上鼓起掌来说：“哈哈！我说哥儿们，陈强军现在可是江湖人称——‘憨子’了哟，全靠陈强军赴汤蹈火，获得憨子英名，来，大家祝贺一个！”

陈强军说：“地！你个张成全，好词你没记住，却偏偏记住了‘憨子’这个词，看来你真的要整我一个‘江湖人称’是吧？我倒觉得方言‘憨子’与‘傻子’虽然同意，但是‘憨子’这个词更中性，介于聪明傻瓜之间，人们不忌不鄙。嗨！管他呢，只要不影响到录取就行！”

陈强军当时悔得呀，简直无法形容！完全是自己找的。他恨不得抽自己的嘴巴子，狠狠地抽！这件事情啊，幸亏陈强军这“憨子”没有被撑坏。要不然，那真就成了“北京部队合川接兵，一青年为了增加体重被撑坏”的特大新闻了。他呢，就像一块含碳量大于2%用来炼钢的生铁，反正都是要再次炉炼的，没把自己当盘菜，就任其乱丢乱扔吧！从此以后，陈强军在参加体检的适龄青年中，乃至接兵首长的脑海里落下了“憨子”这个雅号。

人生的每一个希望，一旦化作了等待，你就会知道，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。但是太当回事了，看得太重了，能不累吗？索果求因，有人说过——疲惫来自过多的欲望。

在此期间，他最羡慕是那些被接兵首长们所指定的，叫当地相关部门整送单页材料的人们。如黄泥大队的陈志贵、陈志富两兄弟等。老话说得好：人比人，气死人。这仔细那么一想啊，就是这样的。自认为他们多幸福啊，肯定是首选的了，参军到北京稳当了！而他自己呢，心里没有个底，一片茫然，就跟“落脚货”差不多。

愁多夜长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在体检完的这些日子里，陈强军净往好处想，都是那些高兴的事儿。所以不免夜里邯郸重步，依稀几回，他收到了那份渴望已久的“应征入伍通知书”。他笑着，